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五回 披圖勝讀荊釵記 佳節猶傳綺席杯

且說伏准被夢鸞小姐搶白一場，自覺無趣，回至書房，煩躁不安。勞動說：「若依小人的愚見，莫如叫太太如此這般，硬作主張，只怕有准。」伏生說：「太大的秉性你難道不知道嗎？向他老一說，先就不肯；再不然就是個總不哼。」勞動說：「有個計較，向他老一說，管保就肯了。」伏生說：「什麼計較？」勞動說：「他老心疼的是你。你裝個病兒嚇他，乘勢兒苦苦一說，無有不依的。」伏生依言，果然裝起病來，次日就躺在床上。那伏夫人放心不下，親身至書房，來看姪兒。只見他愁眉不展，在床上歪著。夫人坐在身旁說：「你身上覺著怎樣？你說，好請醫生調治調治。離年又近，早些好了。」伏生見問，故意低頭不語。伏氏一連問了幾聲，伏准只是不言。伏氏著急說：「你啞了麼？」只見勞動湊至跟前。

悄語低聲開言道：「太太在上請聽言。非是相公不言語，有段情由在裡邊。他今得的是心病，請醫調治枉徒然。這些時茶飯懶食精神少，似醉如癡魂夢間。藥耳如何治的好？除非是百合香湯如意丹。非是小人多言語，事到如今不敢瞞。怕的是耽延日久成了病，性命之憂豈等閒。」伏氏聽了這些話，心下著忙嚇了攏。連忙就把伏生問：「你有話何妨向我言。什麼心事急速講，商量豈有不週全？」伏生說：「太太不與我作主，總然說了是枉然。」伏氏說：「只要吾兒的病好，事若能行不阻攔。」伏准聞言心暗喜，故意的未曾說話帶愁煩。

伏准說：「我要不說，你老又苦苦追問；待要說了，你老又不依著我。」伏氏說：「只要你好，我就念佛，怎麼不依你？」伏生又沉吟了一回，說：「你老要不想法兒把夢鸞妹子匹配於我，我就不能好了。」伏氏說：「咳，你這糊塗孩子，原來是這般混想！你難道不知他是受聘之人了，叫我怎麼想法？」伏塵說：「硬向他說。」伏氏說：「他定不從。再說，我作母親的不正，一個女兒許兩家，卻叫我何言對他？」伏生說：「斷無此理。他乃未出閨門幼女，自己的婚姻事，羞答答怎好開口？你老人家只管向他說道：作女兒的在家從父母，這如今你父不在家中，

凡事須依娘作主，這件事我早已熟思在肚中。我夫妻膝前無子嗣，還指望百歲承歡與送終。怎捨得將你聘到他鄉去，急切間不能會面兩相逢。數千程途難往返，老病著床眼盼紅。再者咱家田地廣，家財兩得豈不美，親上加親情更濃。終日相聚不相舍，也強如牽腸掛肚各西東。又聽說寇府日下非昔比，翰林亡後漸貧窮。後年寇生若來到，資助他紋銀千兩不為輕。歸家另娶名門女，彼此相安兩盡情。大料書生無甚講，落得把我的良緣美事成。你老這樣向他講，他必然含羞帶愧總不哼。自古道，要知窈窕心中事，全在低頭不語中。那時不必多言語，即選吉日備乘龍。太太若能如此作，就算真心把我疼。你老若還不作主，只怕我的殘生命傾。」狂生說著長吁氣，伏夫人半晌沈思把話明。

伏夫人為難，良久說：「你這些話都叫我為難。楊舅爺的書子，你難道不看見？楊義後年送寇公子來入贅，他要是不依，可怎麼好呢？」伏生擺手說：「沒有的話，一個窮秀才，看見白花花的一千兩，樂就樂死了，還顧的不依呢？」伏氏聽畢，想了半天，說：「我即便向他說了，他要不從，你又該抱怨我不會作事了。」伏生說：「只要你老長的起來，他要有個不允的意思，你老就變臉生嗔，抖起威風來，嚇他幾句，說：『你一個女孩兒家未出閨門，須憑父母作主。我這是心疼你之心，你既讀書，豈不明三從之理？我今作主，誰敢不依！再要作梗，便為不孝！就是你父回家，看見這對女貌郎才的小夫妻，又能永依膝下，也要歡喜。』你老只管去說，諒他一定從命。」伏氏被他纏繞不過，應允回轉後堂。伏生見姑母吐了口兒，躍然而起，也不病了，歡歡喜喜，等候好音。

伏氏回至後邊，反覆思量，難以啟齒。過了幾天，看看年近，伏准不見動靜，心內著急，暗暗催了幾遍。伏氏無奈，飯後走至小姐房中。小姐正在窗下作畫，見了夫人，連忙放筆，起身萬福，讓母親坐。伏氏坐在對面，青梅端上茶來，母女吃茶敘話。伏氏看著那桌案紙上說：「姑娘還會丹青。」小姐說：「不過胡亂畫幾筆解悶，不大精通。」伏氏伸手取來一看，原來是畫稿，還未著色，上邊畫的是一帶長江，幾株垂柳，衰草黃花，是個深秋的景況，一個美女懷抱石塊，面帶感容，在江邊停立。伏氏看了一回，放在案上，向小姐問道：「這畫想必有個名色。」小姐見問，含笑開言。

高夢鸞手指畫圖尊聲曰：「這是前朝一輩賢。傳為節烈荊釵記，此女芳名錢玉蓮。自幼曾受王門聘，荊釵為記許姻緣。他父為商常在外，繼母孫氏性情偏。心活耳軟無主意，信愛他家下姪男孫汝權。因見玉蓮容貌美，套寫休書暗使奸。安人逆從姪男意，強逼佳人侍二天。烈女至死不失節，抱石投江把名全。吉人天相逢搭救，王十朋一舉成名中狀元。破鏡重圓婆見媳，舟中相會巧團圓。汝權害怕懸樑死，好色狂徒命赴泉。孫氏安人羞無地，終身抱愧見嬋娟。節婦烈女人人敬，直到如今作美談。為兒的因慕玉蓮多節烈，故把他芳容描作書畫看。懸在壁間為侶伴，為的是花朝備覽觀。可敬他玉潔冰清無二志，可愛他不為富貴動貞堅。留一個清名萬代垂青史，父母增光顏面添。」這小姐微微含笑談就裡，那伏氏默默無言把眼翻。腹中暗暗說不錯，「這丫頭想必是神仙。我未啟齒說那話，他先猜透巧機關。他的居心既如此，我總然說了也徒然，不如回去告伏准，叫他把妄想的心腸早早捐。」想罷含春將頭點，說：「此話原來是這般。」

老身素來不大聽那古詞唱本，今日細聽我兒講究，那錢玉蓮到是個好女子。」那蜂兒一旁聽著，由不的肚子裡暗笑，當下伏夫人搭訕著又說了兒句閒話，起身回至上房。

只見伏生正在屋裡等著，見了他姑母，站起身，悄語低聲，連忙就問：「怎麼了？」伏氏坐在床上，咕嘟嘴一言不發。伏生見此光景，心中焦燥，連連逼問。蜂兒笑道：「待我替太太說了罷。」遂把方才之言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大相公，依我說，隔牆撈乾花，死心落地罷！那個主兒不是好惹的。」伏生聞此言，心頭恰似攏上一把烈火，帶耳連腮脖子都是通紅，向伏氏搖著頭道：「你老既去了回子，到底探他的口氣，聽見人家幾句比方話兒，嚇的就跑回來了，這怎麼會成事呢？」說著，撮手頓足，不住的抱怨。

這狂生鬧的伏氏心中惱，說：「畜生少要把人排！我生成就是這個性，巧語花言說不來。本來他是有夫女，這個道理最明白。我還未曾說這話，他那裡早說開。講今比古誇烈女，說他那繼母糊塗行不該；強逼烈女把姪兒向，孫汝權見色胡為性情歪。你聽他這一番話，叫我如何把口開？何況他性格傲烈心機重，並不是無能軟弱女裙釵。萬一惹他翻了臉，結下疙疸解不開。難道他還怎樣我？無非是怕與冤家你種災。想起上午那件事，叫我生生說不來。依我說，大家好好安然過，慢慢的差人察訪美裙釵。多煩媒人細細找，難道說天下別無俊女孩？何必單單將他望，自古道，不是姻緣強不來。」蜂兒說：「太太說的是好話，大相公你也自己細思裁。俗語說：有錢難買心不願，瓜兒強扭怎和諧。」主僕之言還未盡，伏士仁怒氣攻心跳起來。

伏准一翻身跳將起來，袖著手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諒你老也不能與我成全，此事憑我自己本事便了。我今生若不娶高夢鸞為配，誓不為人！」把腳一跺，氣昂昂走至上房。不料王氏走至院中，狂生這一句話說的聲高，卻被王氏聽見，卻輕輕的告訴青梅。青梅暗暗稟了小姐，小姐冷笑不言。自此除了早晚問安，也不往上房去了。就是猛撞見伏生，小姐正眼也不看他。那知他色膽如天，背地裡合勞動還是千方百計的胡算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過了殘年。元宵節至，每年高公在家時，與合村人慶節，村人作各色花燈，高府出燭，掛滿巷口。府門外紮一架煙火，搭幾座彩棚。高公邀幾個鄉友飲酒，觀花炮為樂。自高公去後，這都免了。蒼頭指料只在大庭上張掛幾對花燈，庭中擺宴。夫人居中上坐，兩廊下家丁僕婦，也都賜酒，合家歡樂。這日上元宵夜，鄭昆、梁氏率領眾家丁男婦，掛燈設宴，請夫人、小姐、公子飲宴觀燈。夫人中坐一席，小姐左邊一席，伏准右邊一席，僕婦送上酒來。那伏士仁三盅入肚，意馬脫僵，把這一向的穩重安靜全都裝扮不來，不覺露出本色。